

X U N I D E B E N P A O

虚拟的奔跑

朱景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虚拟的奔跑

朱景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拟的奔跑/朱景涛 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2

(稻草人文丛/余炳年主编)

ISBN 7-5059-4179-8

I. 虚…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594 号

书 名	稻草人文丛(1-10)
主 编	余炳年主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 壮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40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179-8/I·3256
定 价	126.00 元

在美的情绪与思考中穿行

——读朱景涛散文集《虚拟的奔跑》

红 孩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谈谈作家的写作心态，谈写作心态，必然和生活心态连在一起。特别对于散文，尤其讲究心态。一个心烦意乱之人，无论如何写不好散文。几天前，一个写散文的朋友，因向他人讨债务，几次未果，竟然写了一篇愤书，结果使双方关系陷入僵局。朋友拿着愤书找到我，气忿难平。我看罢他的愤书，扑哧一笑，说，您是写散文的，但这篇愤书一点文采都没有。如果要是能以平和的心态写，我想你们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朋友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平和，并不是息事宁人。平和，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境界。人只有进入平和平常，才能于细微处有所发现有所感悟。这是我在读作家朱景涛散文集《虚拟的奔跑》后的最初感觉。对于朱景涛的生活，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像第一辑《故园遥想》中的《闪光的麦垛》、《土寨墙》、《菜园》、《祠堂》等篇什，于我是那样的熟悉而亲切，仿佛是昨天才刚刚看过的风景。尤其当我看到这样的文字——“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土寨就像是我们的村庄的绿腰带，而那群半大不小的农家娃，就是吊在这绿腰带上的小葫芦”（《土寨墙》）“麦垛的静默由来已久，它和农民情感契合的部分，沉积在怀念、记忆和夜半醒来茫然若失的搜求中。它的光芒穿过岁

月漫漫的幕帐，闪耀于窗外明亮的树影，并且和故乡的亲人一道，坐守着一些干净的日子”（《闪光的麦垛》），不由使我的眼圈有些发潮。因为我也曾是乡村里的小葫芦啊！可惜的是，在今日文坛上，有无数的昔日乡间的小葫芦们，他们一旦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就把乡土忘在脑后，踩在脚下。每每看到他们写的那些夹生的城市文字，我的心里便生发阵阵酸楚。

散文是平和的。平和是友善，也是意蕴。我过去说过，好散文大致要具备以下特征：一曰短小，二曰真实，三曰抒情，四曰思想独特，五曰文字讲求华彩。但我没有把追求意蕴放在第六，我以为，如果散文不讲意蕴，散文就将不复存在。这是散文存在的底线。如果一篇用散文意蕴深远，又能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我想这个作家的散文一定会有所成就。过去，我很少看到朱景涛的散文，因此对他了解很少。现在，我能有机会将他一本集子中的几十篇散文放在一起看，猛然间就有了一种惊喜，这种惊喜犹如在秋天收获过的果园里，在苹果树上依然有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挂在枝头，只是过去人们采摘时把他疏忽了。不过也好，这样可以一枝独秀呀！

我当然要说，朱景涛的散文追求大体上做到了我对好散文的特征判断。特别是在前两辑里，他的表现更为突出些。近些年，散文也同流行歌曲一样，搞起了五花八门的新潮，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大散文”和“文化散文”，似乎谁不那样写，谁就不是先进，谁就不是大家。由于我在几篇关于散文的论述和评论中，几次提出对“大散文”和“文化散文”的异议，遂引起几个散文大腕的不满。但更多的散文作者和理论研究者，还是支持我的观点的。道理很简单，有“大散文”就应该有“小散文”，有文化散文就应该有没文化的散文，那么，谁的散文是小散文和没文化的散文呢？十年前，贾平凹在《美文》创刊时说：“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

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那么，贾平凹为什么要鼓吹大散文呢？他认为“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浅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这如同对于月亮的形容，有银盘的，有玉灯的，有桔的一瓣，有夜之眼，有冷的美人，有朦胧的一团，最后形容到谁也不知道月亮为何物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形容也不是，月亮就是月亮。”可以想见，贾平凹在当时提出“大散文”一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我是非常同意在散文题材上尽可能宽泛些，有散文概念尽可能大而化之的。但我以为不论怎样的“宽大”，散文的基本规矩总是要有的。正如杂交水稻，变的是产量和质量，不变的是水稻。然而，十年过去了，“大散文”究竟形成独立的气候并被广大读者接受了吗？显然没有。尽管有相当多的散文作家变着法儿的重新结构散文，可散文就像一条泥鳅，并非是谁想抓就能抓住的。相反，却出现了顾此失彼，一方面想摆脱“杨朔式”，另一方面想确定新的“大散文式”，结果新的没形成，旧的也没能完全摆脱掉，成了四不象。说实话，我并不完全否定大散文，任何一种文学的尝试都值得尊重，但我反对脱离生活，坐在书斋里靠“掉书袋”闭门造车。一个冷淡了现实生活的作家，读者也一定会冷淡他！

回过头来接着说朱景涛的散文。我以为，朱景涛的散文是属于田园的，哲理的，抒情的，是诗情画意的。特别是在语言的锻造上，很讲究韵律和美感。诚然，这些都是与他的平和不可分割的。人只有平和，才能发现。我们不妨看一下他对插图的发现与认识：记住一本书的插图，那本书就永远地沉入心底了——插图有一种和我们的梦境十分贴切的质地。它被夸张被变形的特点，只有在梦中或可侥幸一遇。插图是被固定于纸面的梦的复制品，又是被

文字注入活性的生命标本。一条河在一本书中流淌，一棵树在一幅插图中生长——一幅插图让我们的心突然温暖和紧张起来。文章至此，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朱景涛和他的散文，不正是当下众多散文创作者中的一幅充满个性的插图吗？只是我一睹它的时间晚了些。好在来日方长，我们有更多相识的机会。是为序

2002年10月16日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文化报文学周刊主编)

目 录

在美的情绪与思考中穿行

——读朱景涛散文集《虚拟的奔跑》…………… 红孩

第一辑 故园遥想

镜中乡村	3
呼 唤	5
闪光的麦垛	8
一 幅 画	10
饮食之忆	12
柴 禾	19
飞来的鸟	25
桥	28
土 寨 墙	30
山中听歌	32
菜 园	34
善良的归宿	37
雾	40
故 事	43
好人九木	45
祠 堂	49

英 雄	53
黄昏抵达的兄弟	56

第二辑 捉梦自慰

灵魂的影子	61
玄想之夜	64
在音乐中飞翔	67
全 然	69
自慰的徒劳	71
典 雅	74
琴棋书画	76
折翅的鸣叫	80
体 验	84
一棵风姿绰约的树	86
以月为友	89
怀 念	91
插 图	93
瞬间的怀想	95

第三辑 浮世游走

凝固的激情	101
佛心如水	110
秋风逝梦	115
隐蔽的哲学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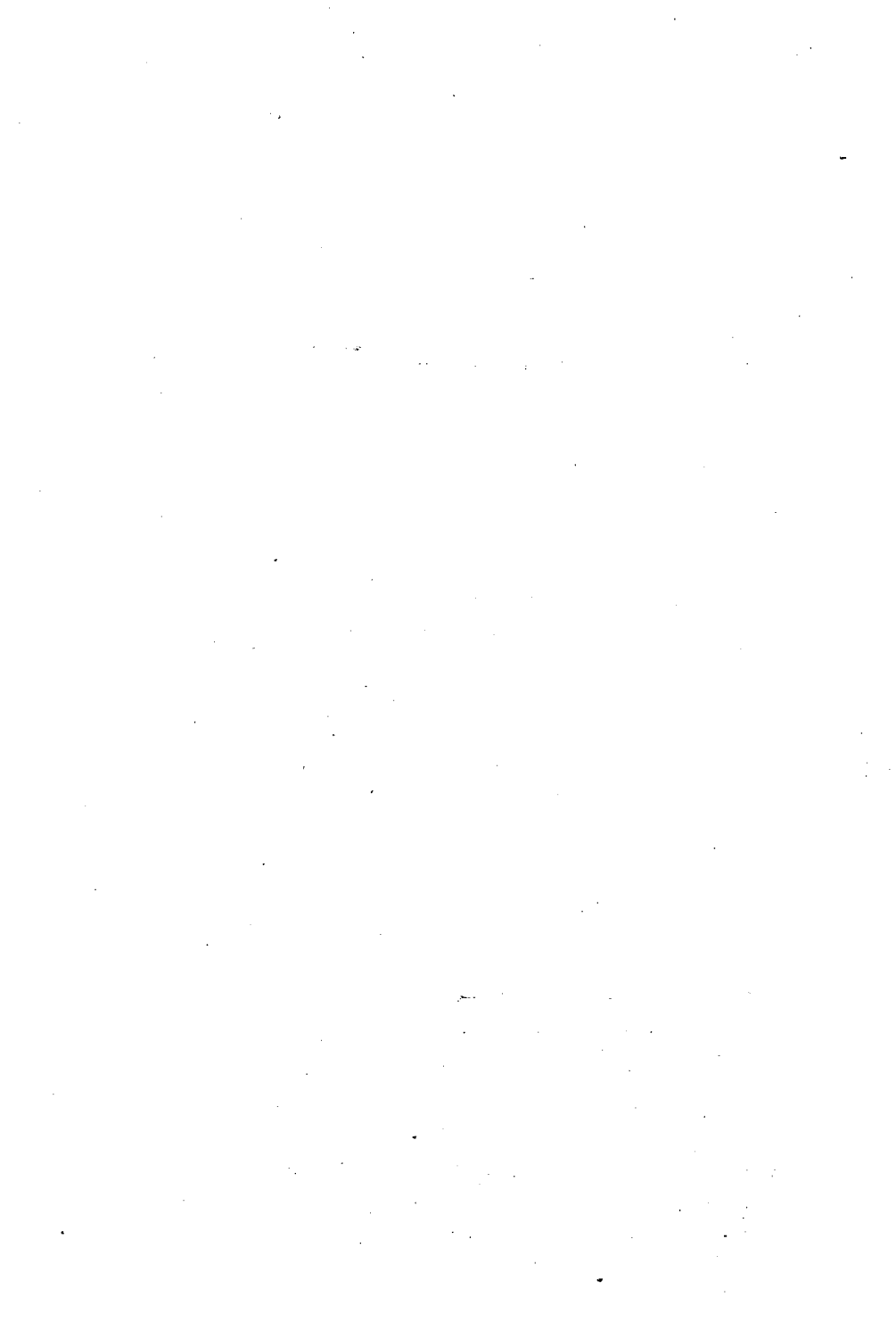
地球村的后花园·····	125
告谕或聆听·····	128

第四辑 嚼玉留香

百年诗魂·····	137
乔典运的小井·····	153
灵魂在语言中的穿行·····	160
空白的机智和意义·····	184
孤独者的打捞·····	186
两种遭遇的一种结果·····	189
自觉的境界·····	200
为了人生的艺术·····	204
不平与幻灭·····	208
遥远之门·····	212
后 记·····	219

第一辑 故园遥想

当我在苦难中触及那些俭朴和勤劳的精神因子，当我在回想中感受到温情和爱心的抚慰，我便开始对现实的生存产生深深的怀疑，我会感到持久的孤独引发的巨大的忧郁控制了全部思绪……我们和未来无法分享苦难，它是我们的收藏品。



镜中乡村

乡村和时间相对应的力量来自我们不愿沉睡的记忆。它像一面镜子，被情感的支架托起在灵魂苏醒的路上，照见了一些人步履蹒跚的童年以及后来渐行渐远的行程。它记录了白发初生的那些早晨临窗梳妆的叹息，同时还提示着生命回望的唯一通道。镜子是一种介质，它的深邃和乡村屋舍褪色的春联有着相同的使命，它被时光和浮尘所遮没，又因为我们不屈的缅怀而擦拭一新——春联的联语由于年年更迭有了某种与我们变换的心境十分贴近的信念。它成为乡村特殊的语言，在风中浮现，执意向人们告白，又在风中消失。而镜子则始终盈虚有度，它的雍容和闲适的存在，仿佛有无互生的现实。福祸联袂的人生皆有定数，彻底的平静来自彻底的澄明。但一些面影毕竟模糊，它消失在乡村最伤感的注视里，收容在镜子深远的底部——不是叛逆，是遗忘，是回避，是对根源漠然无知的恐惧。一个人带走了乡村的血脉，像一滴水滴落在异域漫漶无际的水流之中，除了萍飘苇伏已经找不到别样的可能，遗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偶尔的惊悟，还会看见什么？

乡村情感健全了谁的心智？夜月满圆的村庄，那些树影斑剥的阶前，凉露贴着少年的脚踝爬虫似地直抵梦境，一些和星空一样浩茫的情怀，蛰伏或翔飞着。琼楼的曲栏内传来阵阵高渺的仙乐，羽冠彩衣的人群云霞般旋隐旋出，巨大的莲叶负载着光芒四射的盛宴华灯……乡村以它的贫穷给了少年最丰富的馈赠，让那些诗意葱笼的岁月构成了他对生命的全部感恩和诉说，和伫望，和怀想。他在一片空茫的注视里看见了乡村的蜃景——花气迷人地进

入内心。

现在的还乡路。镜子(乡村)的深处,一些从大地深处重新走出来的亲人;一些收割过的庄稼转眼泛绿的媚影;风经过白围墙的院落,叫醒一树梨花;秋千架下七月半的红枣刺痛的眼睛;拳头大小的三月的鸡仔啾啾唧唧的鸣叫,纺车和织机交响的午后的荫凉……它们依次抵达的速度和心跳的频率,形成与时间共振的声波,在这城市接近郊区的一隅,在一个写作者独守的夜晚,澹荡不息,幸福和不安的潜流又一次漫过全身……

透过镜子我看见一切。看见我的童年在田野里穿行时的彷徨;看见天真和伤感浑然迭落于乡村孩子们失望与希冀交织的夜晚;看见扬尘的土路上木轱辘的牛车缓慢行进时悄然追随的卷毛的瘦犬——那时节井台上辘辘响了,柏木桶沉重地吊上来,然后跟着一双大脚悠悠地荡入农家的楼门,淋漓的水渍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气息。它从乡村开放的胸怀里弥漫而出,与农人的身体达成了最完整的融入——那些总是洗不净的脚、手和脖子,昭示着我们生于泥土必归于泥土的朴素道理——它给“脏”——以最美好的注解,给遭受鄙薄的自尊以砖头般坚硬的铺垫——天空和大地永远是干净的。

还有永远不停的风——镜子里羽毛般碎裂的光和影子。

呼 唤

许多时候，声音传递了我们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情感：黄钟大吕意味着豪迈率性的胸怀，浅吟低唱又暗含着恬静轻松的悠然心态，而燕语呢喃对于情人的密约又是十分恰当的声形摹写（它包含了声音所产生的动机、愿望和经过的全部路径：心窝里长期的酝酿，语词的比较和确定，舌根蠕动以及舌尖与牙齿间的犹豫和渴望、隐秘和试探——它的全部目的在于打动一颗芳心，并使它开放爱情的花朵）。与此不同，呼唤却有着公开的、广泛张扬的特点，它不加修饰的大腔大调，有着稻麦菜蔬和农家庭院里堆放的柴禾的气息。这种呼唤如果来自母亲，它还可以叫做“喊”——一种焦急等待后迫切的、充满担忧和气恼的声腔。在我童年、少年时期的家乡，这种喊（呼唤）在太阳沉落，新月初升的时分，几乎此起彼伏，稠密地交错着。尤其是夏季，村外水塘里许多孩子在洗澡，戏嘻打闹的声音在透明的空气里传得很远（这更加剧了母亲的担忧）。母亲的呼唤以它不同的波段到达之后，便那些喧闹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孩子们竖起耳朵，辨别属于自己呼唤，而后决定迅速上岸或者留在水中。（这是童年生活里最富温情的时刻，它被血缘和亲情无限放大，最后连同那些水塘边的萤火，紫穗槐静静的暗影一并植入记忆，等待着多年之后的品味和回想。

在这种呼唤中我完成了自己早期的情感教育。在许多孩子纷纷上岸之后，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涛子，回来吃饭啦——”这声音我十分熟悉，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带着母亲身上特有的气味：灶膛

里火焰的幽香,汗水和奶汁混合的腥甜(她刚刚喂过还未摘奶的弟弟)。我甚至可以看到她被汗水濡湿的卷曲的发缕贴在额头的情景。那时,青春还停留在她的情感和身体之中。她的声音里有着年轻母亲的幸福、骄傲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可能的希冀。我应答了母亲的呼唤,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扑进了灯光笼罩的低矮的院子——母亲在那灯光中美丽地笑着。许多年以后,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母亲是一盏油灯啊/她的光芒虽然有限/但是一张小小的饭桌/即已照亮喷香的夜晚”。我相信母亲和我一样记住了那些余韵悠长的向晚的呼唤,因为它在母亲生命的整个过程中,意味着幸福的开始和希望的生长。她的梦想在她的等待和呼唤中,一点一点被另一个生命所吸收,接纳,成为全新的血肉的一部分,成为她生命的延续,成为她希望所结出的果实。

呼唤和现代生活(城市化的)显然格格不入。因为声音的传递方式被科学技术的普及彻底地改变了。电话进入家庭之后,我们的情感也很快被看不见的东西所异化(我们已经无法听到真实的声音)。在电话的这一边,我有时一边看书一边和另一个人交谈(即便十分亲近的人),言不由衷的词语在舌尖滚动时,距离掩盖了失信的羞惭,使任意说谎变得容易起来。但是进城以后,母亲始终不愿使用电话。虽然城市的噪音使她已经无法放开嗓门呼唤迟归的儿女,但她内心的呼唤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结婚之初,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母亲曾经显得有些黯然。但是不久她便开始了两个家庭之间的穿梭。尤其逢到周末,她总是做好一桌饭菜,然后穿过车流人流,从城东走向城西我临时的住处,站在一排楼房的窗下,以她已经有些苍老的声音喊“涛子,回去吃饭啦!”我听出了措辞的变化,“回来”和“回去”的区别,我知道自己已经从母亲的身边分离出来,“回去”的路是很难找到了。

母亲保留了她呼唤的权力。她去世的前一天,在她还能艰难

地发音,还能把她最后的笑容安祥地留在脸上的时候,远在异乡的我仍然听到她的呼唤:“涛子,回来——涛子,回来……”